

速寫空防——

· 李逸群口述，丘子霆整理記錄 ·

勇鷹振翅，一飛千里（上）

很榮幸獲選為第一批「勇鷹號」高級教練機種種子教官，期許自己能教出最優秀的空軍飛行員，也希望所有帶過的換訓學員，在部隊有出色表現，飛得安全、飛得技術好，對國家空防作出最大貢獻。

太空人太難了——當飛行員吧

在小時候，我想成為一名太空人，長大一些之後，才發現願望遙不可及，因為太空人要有「科學家的頭腦」和「運動員的身體」——為了探索宇宙，替人類解開宇宙之謎，太空人對體重、耐力、速度、靈活性、柔軟度及肌肉力量等，都有十分嚴格的要求，才能長期待在太空環境，維持良好的體魄，並適應無重力狀態，另一方面太空人可能要維修太空望遠鏡或在外太空進行實驗，須有工程、生物學、物理學或是數學等背景，才能獨自進行研究，甚至以一己之力維修精密科學器材。

意識到成為太空人相當不易，我只好放棄小時候的夢想，不過自己對天空仍非常嚮往，因此改立志向，去

報考中正預校，三年後進入空軍官校，成為一名官校生，再後來成為一名戰鬥機飛行員。

從學員到戰鬥機飛行員

預校時期，我們有七十幾位空軍預備生欲加入空軍官校，但空勤體檢後，一半同學被刷掉，只剩三十幾人有資格從事飛行。突然想起當年要放單飛前，教官先帶我們上天空飛了一圈，考核學員單獨飛行沒有問題，接下來落地不關車，教官下機，換學員自己上天飛一圈，當時信心可能不太足夠，聽著發動機的聲音，怎麼教官下機後聽起來總是不太對勁，我知道未來若在天空遇到任何狀況，只有我一個人能處理，必須具備足夠的心理素質和抗壓性，才能在各種飛行狀態下，保持冷靜心態，盡可能做好每項處置，而這正好是未來要成為戰鬥機飛行員必須面對的壓力。

警戒防攔——國家存亡責任

我的軍旅生涯和一般同僚不太一樣，本身是土生土長的高雄人，下部隊選擇到臺南基地飛IDF，離老家比



15 李逸群中校（右圖）放棄太空人的夢想，改立志向成為空軍戰鬥機飛行員，曾多次奉令駕駛IDF型機（下圖）至臺海空域攔截敵機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

較近，後來我配合任務需要，調到同樣是IDF機種的清泉崗基地歷練，自此定居在臺中地區，我的妻子也是臺中人，飛行員很多時候要以任務為重，沒辦法全面照顧到家庭，幸好老婆和娘家合力照顧兩個孩子，我才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執行戰備任務。

在作戰期間，最有印象的就是警戒待命的日子，身為飛行員必須隨時on call，候令向前遞補擔任警戒，盡力做好本份工作，以此捍衛臺海空防安全，然而看似和平的兩岸情勢，實際上有著各種不安定因素，中共除了文攻武嚇外，也把常態化擾臺當作一種手段，包括使用電戰設備干擾我國的攔截機，甚至打開雷達鎖定我方在空中機，這些事情都曾發生過。追根究柢，陸軍透過演習設定假想敵來模擬戰備訓練，海軍是一整艘軍艦官兵合作攔阻海上敵人，但只有戰鬥機飛行員長機單獨帶著僚機，在最短時間內阻攔來犯共機，即便遇有突發狀況，能判斷並下達處置作為的人，往往只有身在海峽領空的自己。

舉例來說，我多次執行戰備任務，屢屢奉派前往攔截敵機，有好幾次攔截中共Su-30（蘇愷30戰鬥機，北約命名為側衛C），近距離保持基本編隊與監視狀態，全程緊盯著共機，

直到Su-30離開視線為止，在這麼短的目視距離內，敵我雙方皆有掛載殺傷武器，彼此隨時有能力發起攻擊，快速解決對手。對我而言，生死存亡興許只是一、兩秒的事情，即使上級下令要我承受「第一擊」，身為守護領空的中華民國飛行員，我必視死如歸，大不了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，只是想到未來可能沒辦法照顧家庭，內心難免對家人感到愧疚。

近距離攔截敵機最大的壓力，是在執行任務過程中，我們隨時背負著國家可能發生戰爭或遭受敵人攻擊的責任，假設敵人跨越海峽中線，即將進入我國領空，國防部長下達發起「第一擊」或是我依交戰規則（Rules of Engagement，縮寫為ROE）採取應對行動，造成兩岸進入開戰狀態，那我可能是中華民國的歷史功臣或罪人，就像盧溝橋事件開第一槍的人，今天中華民國打贏八年抗戰，吉星文將軍理所當然成為「民族英雄」，但我若是因為遵守命令或按照規定發動攻擊，自此引發戰爭，甚至失去國家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，那我便成為歷史罪人，背負國家存亡的重任，對我而言是保衛空防最大的壓力來源。

但身為空軍飛行員，肩負國家安全使命，不能放任敵人進入我國空域

，要是有任何一架敵機進入我國領空，極可能對民眾和國家造成極大危害，所以每當輪值警戒任務，我不光考慮個人生死問題，更讓人感到艱鉅的是百姓安全和國家存亡的重責大任。

接受徵召——成為勇鷹種子教官

長久以來，受到國際局勢與外交



李逸群中校於一一一年駕駛「勇鷹號」高教機參加國慶空中兵力操演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困境影響，我國多次向國外表達採購新式教練機的意向，卻始終未能如願，隨後政府全力投入「國機國造」政策，希望給空軍最好的訓練環境，短短數年間，有賴漢翔公司達成「勇鷹號」新式高教機研發任務，讓空軍籌得嶄新、安全且性能強大的高教機，接著需要新生代飛行員來擔任第一代勇鷹號的種子換訓教官，於是從第七聯隊（F-7型機）和第一、三聯隊（F-16型機）各推薦四名教學認真、態度嚴謹的教官名單，候選名冊再送到空軍司令部，從中各評選出兩名飛行員，我正是這般脫穎而出獲選。

勇鷹號種子教官換訓接裝

雖然「勇鷹號」新式高教機進入量產階段，種子教官目前使用的飛機也都狀態完好，隨著勇鷹號一架接著一架地交機，希望能滿足教學能量，不過飛機作為空軍高價值裝備，由漢翔公司負責整合廠商能量並組裝測試，但是每一架飛機仍須逐一驗收，讓每一架高教機如期如質交機，若是疏忽品質把關，很可能衍生後續改進問題，而間接影響到飛行教學品質，所以我們在擔任飛行種子教官之外，還要去臺中測戰中心驗收測試每一架高級教練機，當飛機性能、品質與標準合格一致，才能把這架勇鷹號飛回臺

・空幼十三期校友 青松 撰文・

蓼蓼者莪

孝親同霑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！

拊我畜我，生我育我，

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

說明：語出《詩經·小雅·蓼莪》，

詩經是中國最古老、最有價值的一部文學作品。它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，它並非一個時代編輯而成，最古是周頌、次古是大雅，再晚一點的是小雅。大、小雅裡面有一部份是當時的卿大夫所寫的，詩經包含時期約在六、七百年上下，詩經也不是一個人所著作。又論語·里仁載：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蓼蓼者莪為人子女當為父母添壽而高興，為父母衰老而擔心，這才是孝親之道。

注釋：

一、鞠：養育。拊：同撫，撫慰。

二、畜：喜愛。顧：照顧。

三、復：反覆。此指反覆看我。

四、腹：懷抱。



李逸群中校（紅圈處）參加新式高教機飛行種子教官空勤訓練結訓典禮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東，作為後續教學用途。另外一項挑戰，則是飛行教官的機種轉換作業，對於原先飛行IDJ的種子教官來說，無論是操作介面或駕駛感受，換裝勇鷹號都能很快適應，但若是過去習慣飛T-34、AT-3或F-5型機的學長，就會感覺到明顯差異，傳統飛機採用機械控制操作（使用一桿兩舵），沒有太多電子系統，指針式儀表數量多，但是資訊一目了然，

換裝勇鷹號之後，飛機操作的電子面板，整合了一整架飛機的所有功能，幾個電子螢幕便可決定飛機一切動作，飛行員要很熟悉操作項目及點選內容，如果不熟悉面板的話，很容易找不到操作功能，如同你要使用電腦，若想找到某個資料夾，就須熟悉電腦操作與檔案位置，否則就無法繼續下一個工作。而飛機在空中速度很快，每秒就移動兩、三百公尺，若是不瞭解飛機面板功能位置，可能對飛機操作產生很大的影響，畢竟飛機電子系統不像網際網路，可沒有「搜尋」這項功能，也沒時間讓你慢慢點選。

種子教官當中，最資深的飛行員是九十三年班的學長，年輕強壯且易於接受新事物，因此六位種子教官對勇鷹高教機的適應性十分良好。身為資深飛行員，換裝勇鷹教練機有很大的優勢，因為我們擁有豐富飛行經驗，對戰術動作和飛行姿態掌握度佳，即便改飛勇鷹號教練機，飛行員仍然有著長期累積下來的飛行時數，對空戰運動有相當大的優勢，若擔任種子教官，能教導學員如何以正確角度和適當推力保持飛行姿態，避免超過人體能負荷G力，相信換裝勇鷹教練機，對空軍作育英才一定有很大幫助。
（未完待續）

勇鷹號高教機清晨準備就緒，隨時可以起飛升空【照片取自軍聞社網站】。

